

一本趣味的尪仔冊—燕心果

作者：蘇淑麗

書名：燕心果

作者：鄭清文

出版社：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民國八十九年

本書摘述：

燕心果是一本寫作媒材多元化的臺灣本土童話故事，有神話（如燕心果、鹿角神木）民間故事（如鬼姑娘、紅龜粿）動物寓言（如斑馬、松雞王）等題材，共十九篇童話，篇幅不長，卻具備小說的格局。作者鄭清文擅長寫臺灣鄉土事物的小說，在晚近的作品中反璞歸真，致力於創作本土童話，每一篇都可以獨立發展成一本引人入勝的小說，如火雞密使、夜襲火雞城可視為火雞與孔雀大戰的上、下集。最難得的是作者自行創作屬於臺灣本土的童話，利用小說技巧將鄉土情懷融入一則一則感人的故事中，文詞樸實卻不平淡，文情淡雅卻不矯情，情感內蘊卻不外放，如實呈現卻不評斷，在在留給讀者許多想像的空間。在被歐美童話淹沒，美日卡通獨霸的兒童讀物與媒體的今日，更顯得彌足珍貴。

以創作內涵來看，鄭清文以早年生活經驗，記錄早期臺灣生活樣貌，更以對臺灣土地的愛戀，歌頌生命，如鬼姑娘中守護土地的熱切，白沙灘上的琴聲對環境保護的實踐，鹿角神木對親情的依戀，寫出了人與土地濃得化不開的情感，在潛移默化中，將「真」、「善」、「美」的情操傳達到讀者的心中，這是一本適合大人、小孩閱讀的童話書。

心得評論：

還記得小時候放學後沒有什麼娛樂，要看電視得站在柑仔店門口，直到阿母從街頭喊到街尾，才飛奔回家吃飯，十足「張君雅小妹」的翻版。想要看故事書，在社區及學校圖書館設備未普及之前，菜市場內那家文具店就成了「流動閱覽書攤」—常常兩腳站瘦了，單腳站；左腳站瘦了，右腳站，卻也甘之如飴。好鼻師、白賊七、虎姑婆…，一篇篇精彩的民間故事，為黑白的童年塗上繽紛的色彩，讓想像的翅膀在書海裡快樂翻飛。

本書中最有意思的一篇是紅龜粿，看似一篇鬼故事，卻是一篇充滿人情味及深情款款的愛情故事。道出人生多少的無奈與抉擇，生命中背負著多少的寂寞與悔恨。鄭清文的文字簡潔流暢，敘述手法看似平淡，情節鋪陳步步為營。從阿和代替下埔人到墓頭放紅龜粿的考驗勇氣開始，故事暗藏玄機，有如一部快速放映的生命紀錄片。透過隱藏其間的人性剖析，結尾的愛情悲劇，就像生命的無奈與造化弄人。鄭清文既不批評阿和媽媽的無情，也不評斷男人沙文主義的虛偽，只是如實反映當時臺灣社會現象，讀者心中自有定見與公理，為作品增添更多的想像空間。由本篇故事也可發現，鄭清文熟悉人類心理發展，紅龜粿好似一場跑馬燈，上映著眾生百態，一座座墳墓中上演著生前未竟事務的遺憾，令人聯想到一如凡夫的我們，心中放著多少躊躇與遺憾，到頭來帶到棺材中繼續懊悔，能不警惕嗎？

本書特色之一是大量採用臺語俚語用法，如「兩家人一看，都指責對方的不對，開始『相罵』，最後連大人也打起架來」（荔枝樹），帶著濃濃的鄉土用語的親切感。另外燕子、麻雀，來亨雞、溪哥這種日常所見的動物，一一化身為故事的主角，帶著人親、土親的家鄉味。

鬼姑娘是鄭清文創作的第一篇童話故事，內容宛如民間故事般曲折，不禁令人想起民間故事林投姐。所不同的是，鬼姑娘是人和鬼所生的孩子，她白天化身的白姑娘，性情善良、熱於助人，晚間則化身

為兇殘的黑姑娘，像西洋小說化身博士具有雙重人格。與紅龜粿一樣，主人翁阿城在平日並無過人的勇氣，但在榮譽、責任的驅使下，以篤定無懼的心解救家鄉父老，帶著平民英雄的神奇色彩，所憑藉著是一種愛鄉的情懷。作者對人性的掌握獨到，例如阿城看到被黑姑娘破壞的村子滿目瘡痍，心裡既憤怒又害怕，下定決心要為民除害。

燕心果是臺灣版的快樂王子，巧的是快樂王子的助手恰好也是一隻捨己為人的燕子。相傳吃了燕心果會長出翅膀，有一隻到北方遊歷的燕子，承諾海狗哥哥來年送牠一顆燕心果，以達成牠到溫暖南方的夢想。途中為了拯救即將被大魚吃進肚子的烏魚，已成了媽媽的燕子送牠一棵燕心果，於是烏魚長出了翅膀成了飛魚的祖先；狡猾的老鼠騙走了一顆燕心果，吃了之後，長出了翅膀變成了蝙蝠；最後為了守信，燕子媽媽嚙出自己的心，請小燕子送給海狗伯伯。故事中帶著濃濃的族群色彩，而圖像似的文字描寫：「海開始怒吼，小山般的浪濤，好像無數隻貪婪的魔掌在那裡不停地攫抓，只要稍微不小心，就會被那些巨浪吞噬進去。」更令讀者沉浸在其中，就像親身經歷一般刺激。這種童話式的筆法在其他篇章中也隨處可見，作者形容麻雀築的新巢一點都不牢固，就像「鬆了箍的桶子一般，整個散開了」（麻雀築巢）。另一篇「蜂鳥的眼淚」亦有異曲同工之妙，「蜥蜴在下面，正抬頭望著蜂鳥，把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同時也張開嘴巴等著，還一直吞著口水…」宛如一幅幅的插畫自書頁中躍入眼簾，令人大呼過癮。

鹿角神木是另一篇帶著族群色彩的童話，情節內容更勝於小鹿斑比，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份含蓄而內斂的人文關懷。小鹿的母親渡過溪水到對岸草地吃草，卻沒有回來。小鹿常常來到溪邊，一直望著對岸的草地，「姆姆姆」叫，等待母親歸來。長大後，終於踏上母鹿消失的那片青草地，碰到獵人埋伏在那裡，牠雖然逃過一劫，開始真正懂得害怕了，也相信母親是真的死掉了，但牠還是經常跑到溪邊來。有一天，牠老了，牠的眼淚滴在地上，樹葉飄落在牠身上，牠的腳陷入

泥土裡，而牠的一對犄角卻長成兩棵大樹，朝著溪的對岸「呜呜」的訴說著對母親的思念，孺慕之情躍然紙上，賺人熱淚。

相對的斑馬中黑馬與白馬自古以來處於敵對狀態，隱喻不同族群間的對立意識。而獅子所扮演的角色，正是佔盡漁翁之利的陰謀家，先騙取雙方充當武器的尖角，接著大肆捕獵，滿足一己的需求。黑馬與白馬在懊悔之餘，盡棄前嫌，雙方同意生活在一起，並互相把顏色給對方，於是就成了斑馬，有了這身保護色，在非洲草原上反而更安全了。臺灣這塊土地也曾經歷族群對立的衝突，我們是否該停下腳步痛定思痛，讓歷史不再重演，學習斑馬的智慧，心中懷抱著感恩與愛。

松雞王稱之為現代寓言一點也不為過，那些捨棄傳統、一味追求新潮的特殊份子，真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。自大的松雞不顧自然的演化，以倒飛的方式譁眾取寵，終於贏得「松雞王」寶座，而為了突顯松雞國王的與眾不同，在下雪的銀色大地上，堅持不換上具有保護色的白色，偏要穿著色彩鮮豔的王袍，在雪地裡展現高超的飛行技巧。當暴露形蹤被雪鳥追捕時，還自欺欺人，以倒飛之姿企圖逃避雪鳥的獵捕，終究成為雪鳥的囊中物。

麻雀築巢與飛傘是兩篇寓教於樂的題材，無所事事的麻雀，整天玩著，一邊玩，還一邊爭吵個不停；小兔子想要種出像小牛吃的甘蔗葉一樣大的蒲公英，不顧爸媽的叮嚀拼命給植物施肥。兩者活脫是稚氣孩童的寫照。等到闖了禍，心裡覺得慚愧，如師長般的老鷹只是溫和地對麻雀說：「你們實在太辛苦了，你們一心想蓋一個老鷹的巢，可能已忘掉自己的巢了，趕快回去吧。」；兔爸爸和兔媽媽在救回驚魂未定的小兔子後，還安慰小兔子。如果將麻雀築巢中老鷹對麻雀的寬容視為師生情誼，飛傘中的兔子爸媽則流露溫馨的親情。老鷹諄諄教誨，讓麻雀嘗試錯誤，從中學習經驗，進而找到自我的價值，而不再一昧的追尋外在的表象，不正是教育上所鼓吹的，嘗試錯誤的經驗比成功經驗更難得嗎？兔子爸媽對犯錯的孩子給予的溫暖支持，正是

親子溝通的最佳典範。

生蛋比賽中來亨嬌是勇於嘗試與表現自己的最佳代言人。牠從小就立定志向，要打破前輩來亨美生蛋的紀錄，透過聽雨打香蕉葉的聲音來訓練自己的進食速度，營養均衡加上持續運動，甚至不顧世俗刻板印象，不厭其煩學習公雞啼叫。活靈活現的模樣，比任何一部動畫更引人入勝，最後一幕在來亨嬌的笑容裡定格，旁白就是：「牠心裡明白要打破紀錄不是靠爭論而是靠生產，牠有自信在不久的將來，牠將打破來亨美的紀錄」。

火雞密使中可見「積習難改」的悲哀，火雞習慣性「咕咕咕」的啼聲，在作戰中成了暴露身份的敗筆。有趣的是愛漂亮的孔雀在夜襲火雞城中，反而著了火雞的道。當火雞守城主將以一幅幅巨大的火雞畫像看板懸掛在城牆上，把尾巴畫得像一把巨大的扇子，鑲滿七彩的寶石，孔雀大軍「輸人不輸陣」紛紛從埋伏的地方走出來，甚至放下武器，張開那美麗的尾巴炫耀、比美，火雞一看大喜，點燃事先預備的火把往孔雀大軍的陣地拋過去，孔雀大軍個個被燒得體無完膚。我們總是看不到自己的缺點，這兩篇生動的故事，真是當頭棒喝啊！

結語：

鄭清文以小說家的素養創作童話，開拓了兒童文學新境界，他認為：「青少年讀故事，不一定馬上懂。很多故事，他們讀了之後，就會放在心裡，等它發酵。有一天，他們會發現很多道理出來。」這是自我成長的過程，也是他寫童話的重要目標。就像目前學校推行古詩詞教學，在國小記憶的黃金階段背誦古代典籍，等到年紀到了，閱歷豐富了，隨口就能吟出代表心境的詩文，對領略文字之美與人性的啟發，影響深遠。

本書各篇雖各自獨立成篇，卻是一以「愛」貫之，在書中蘊含了友誼愛（如飛傘）師生愛（如麻雀築巢）親情愛（如鹿角神木）、

同胞愛(如斑馬) 鄉土愛(如鬼姑娘) 生態愛(如白沙灘上的琴聲)、大愛(如燕心果) 以及對自我價值的肯定(如紅龜粿) 不管作為生命教育、兩性教育、品德教育、鄉土教育的教材，均是不可多得的寶藏。

鄭清文用清麗的文筆，記錄臺灣人民的生活與傳奇，更是作家對生命歷程的見聞與期勉。以小說家的格局寫出來的童話故事，似乎都留下一個未曾完結的尾巴，卻是留給讀者以自我的生命經驗去詮釋，並賦予意義的省思，在此不難看出作者對文學懷抱著使命感，也帶著一份對臺灣土地的關懷與愛戀。從鄉土出發，發現故鄉的美，秉持著這份對土地的愛，立足臺灣，放眼天下，更能開闊眼界與世界接軌。

如果米勒的作品是對農民的謳歌，鄭清文就是臺灣農業生活的筆耕者，他為我們開啟一扇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窗，他把先民的智慧移植到新的世紀中，帶領我們看見自己，看見全世界。